書頭

莊子

二

郭註云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老子經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註
道至於自然而極

莊子肩齋口義卷之三

肩齋林希逸

内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云聖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
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
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
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

庶居

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其理之能知之者）人之生也凡事皆
爲然身處其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
爲人事盡而天理見足以其智之所知以
養其智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
終其天年而已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
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爾所待此一轉尤妙
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得者在外或
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
得而定當者也當未之當也事既定
而後見其當與不當此一字下得最工若
以爲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爲出於

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知天之非
人人之非天也嘗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
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便見天
所爲與人所爲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
此等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此言道者也

何謂眞人

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
道也若然（慕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爲
誇雄恃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
見事士行枚也謀也無心而爲之故曰

孟子盡心上篇曰殊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天）註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

岩瀨篇之終焉者

蹉跌也遣也亦作蹉

恰適當之辭

不暮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曰蹉過也當而不自成也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曰恰好也事自然不以自得自多也允事或失或成皆委之

標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言其所見深遠於道也此是莊子

音義曰深入李云息之貌以踵章勇切王穆夜云起自於踵遍体而深以喉向云喘悸之息以喉爲節言情欲奔競所致

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右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

陸德明音義曰嗌音益郭云音尼尼喘喉也哇猥媚切徐云胡哉反緒也言喘喉之氣結塞不通也簡文曰哇嘔也

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覺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鬬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傳心法要四大之身飢寒爲患隨順給養不貪著謂之智食慈悲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

齊物論與接爲構日以心鬬

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

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也所謂至人無

嗜欲是也其天機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憾不見大惠張平叔與之論此

右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是之謂真人

塞氣竇是也其息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脩養之論其旨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唾吐也嚥也內無真息言語只在口鼻所以以駭屈服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欲者天理也目深淺者即前輩所欲也天機者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憾不見大惠張平叔與之論此

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是之謂真人

福海蠔與蚤同大惠武庫列宜翁掌參佛印頭自爲菴輕薄貞淨一月從雲居來遊歸宗至法堂見貞淨便問長老爲賊來得幾年淨曰專候樂官來翁曰我不入這保社淨曰爭奈即今在這場予裏翁擬議淨拽手曰蝦蟆禪祇跳得一跳

張平叔字伯瑞事載普灯錄二十四載之

易上繫辭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詳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

傳燈并會元趙州傳不載此語餘録未考

會元洞山良价禪師傳云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茹

張氏法志字誤也忘也

顙息黨反崔云額也音義額徐音去軌反郭音苦對反李音伉一音逵權也王云賢朴無飾也向本作顒云顒然大朴貌廣雅云顒大也五罪反會元正光元年寓止于嵩山少林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

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

德充符哀公問仲尼段文也

無以字

老子月使民無知無欲

所知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頽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心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言義不一可以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之說得心既異端矣又安得以五行書字義求之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容寂處額大也額額也頭容直故見其顙頽然似秋也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時即所謂以接而生時乎其心者也

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

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入死也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能者不遯也脩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謂靡始靡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柴所終也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著復歸也全而歸之無所容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

易師卦彖云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善毒害也

堯時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遁冨海自得也至也當也善也

萬世不爲愛人凡兵毒天下也堯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則七風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自帝力於我何有此意但莊子之筆形容處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萬世而不爲義皆是此類故聖人不利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生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數句乃是議論聖賢以形容

循本云孤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胥餘尸子云箕子名或云比干申徒狄殺人有干戴其頁君逃河

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爲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爲樂也通物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爲樂不足爲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夫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爲能亦拘也就利避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爲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爲名名者實之賓爲實失己非也故曰非士必爲名名者實之賓爲實失己非也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孤不偕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議訕以爲役於人而失其己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孤不偕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古之真人其

狀義而不肫若不足而不義與乎其觚而
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鄧鄧乎其似
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滔乎進我色也與
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
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
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
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
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

▲須臾頃暫相逼貌須轉皃洞
諮也

▲左傳哀十八年傳使納師而
行請兼註兼倂也匀會兼副
求也

▲德充符哀駘它段之文也

▲孟子盡心篇其生色睟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註生
發見也睟然清和温潤之皃
也

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
眞以爲勤行者也此一段形容之人語儘有
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肫貌中立
而不倚也鄧鄧之意左傳使之副若月業與乎
發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
而無圭角也不華者實也鄧鄧喜貌似喜而不喜
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閩
然而後應也滔漯也流悅之貌其生色也
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
謂虛室吉祥止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嚴
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而其中
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謷乎者

倪廢忘也

大禹謨曰 曰予五刑以賛五教

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開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容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也兩句即一意悗乎忘其忘忘言也亦若不言故曰悗乎其忘也則曰以刑爲本而禮爲附皆是反說緛乎其稅者雖稅之而緛緛乎用智則用智是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智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心譬如人登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爲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兵小山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與天爲徒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爲徒

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真人也其一天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其不一也一人能以好惡爲同則知天者其不一也一人與天爲徒若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爲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與不一也一郎太宗命也

常夫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

息則趣形氣而擾矣

易繫辭上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注韓康伯云通幽明之故則無不知也

天地篇有狹有祖可以爲衆父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死一生猶且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爲）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且命且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天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二）目其有眞君存焉眞父存焉（三）目可以爲衆父父而不可及也眞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而不知（四）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太堪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相呴相濕口相向而相濡相忘喻入處世而有爲不若体道而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執無滯亦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化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謂是法平等無有高卞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鬬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二句語最佳大堪天地也

呴吹噓也說案云相向之向宇當作呴字

圓覺經有無俱遣是則名爲淨覺階順

鑑智禪師信心銘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龍山和尚住蒼洞山价與裕師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云此中必有修行人遂徙尋見

菴主云云尚菴主見箇甚麼道理此便住山師云我見而
萬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楞會九三 龍山和尚

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滅老而筋力
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生者
全吾生也所謂朝聞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
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
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夫

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
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壑中之舟澤中之山
可謂藏之固密而有
恃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人而走
失也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特有不得
自由者所謂打鐵脚閂跟鬼見拍手笑便
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
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天藏小是
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任之自然
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係之於天則無所遯
矣萬物之情真實處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
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
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
皆備於我一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
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

人無百年期強作千年調鐵
鎖作門限鬼見拍掌笑 古詩

希逸之下文註曰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

物之所不得趨而皆存善矣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之所待者道也此是莊子之筆勢高一節此節贊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大宗師

易繫辭上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像四像生八卦注韓康伯云夫有必始於無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玄云維斗北斗也爲衆星綱維故謂之維斗

玄云司馬云清冷傳月禹夷華陰童鄉隄首人也賜八石

易繫辭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形無上下先後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角亢稽滯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與帝也帝者此道爲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道爲之大也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

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以襲氣母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

得水仙是河伯也

玄云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東方司馬云山神不死耳孔子疏〇疏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帝遂將群臣及後宮七十二人自乘雲驚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疏顓頊即黃帝之孫即商陽也亦月玄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首山之銅鑄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九十七歸得道爲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也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簡文云　名禺京是也

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夢得傅說使求之天下於洪州河北縣傳岩版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箕尾而與角元等星地並行列故云比於列星

太真科云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云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千萬計

一眼看言當以一格外之眼看不可准聖賢之書讀也

疏葵當爲綦字之誤綦是人間世編半南伯子綦也

偶徐音禹姜音矩一云婦人也

李云卜梁姓倚名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稀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

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稀韋氏古帝王也乘天地也騎箕尾也稽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脩煉家之所祖堪坏山神襲氣而有崑崙也

司馬云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

星經云傳說星在尾上

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夢得傅說使求之天下於洪州河北縣傳岩版築之所而得

黃帝採也

疏五伯者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殷伯齊桓晉文爲周伯合爲五伯彭祖得道所以長年上

鼃水神肩吾之事也玄宮猶今之太清真境禺強北方之神仙之若也莫知始終不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彘之彘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敬庶幕也幾近也果決也夫
上士聞道猶勤勤行若不勤
行道無由致是故難蒙誨必須修學冀通玄道決成聖
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爲須
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倘久聞
至道內心凝寂今欲進告猶
自守之況在初學無容懈怠
假令口說耳聞亦何益是以
非知之難行之人難者也

以教之無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
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參月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
之七月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九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

疏諸之也副貳也墨翰墨
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
謂文字爲副貳也夫魚必因
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
之翰墨以明光因文字得解
故也

疏臨本謂之副墨北文謂之
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
持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故
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祢故
祢爲字而誦因教起名之耳
疏光

無不設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
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
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
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
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ミなす能治寧也）

（子葵女偊皆是寓言三九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之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

（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

以徒雖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於嗟嘆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起跡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參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此意也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

子疒而已三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三節高下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胸中朗然如在天平且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故今則無死生又抱殺生字說不死生字則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也將送也無迎選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攖者拂也雖攖攖擾擾渾亂其寧定者常在寧定也攖擾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攖寧攖寧也者擾而後成此名也九簡聞字眞是奇絶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之言而後書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讀猶子之生孫故下子孫兩字聽者見也欸而曰瞻明聽與聶同以言自詡故曰聶許役使他需待也

疏聽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疏暴登也亦是附自私語也既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懽悅私自許當前有窺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敦空行亦是漸看勝妙玄情者也

疏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詡猶照漸明必須依教道修勤行分急懈也不行道無由致

疏謳謳誦也既因教悟理依無而行遂使盛德顯彰謳誦蒲跣者也

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闇寂之稱既德行內融芳聲外顯故漸諧虛極以至玄冥參三也寥絶也一者絶有二者絶無三者絶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絶也夫玄冥之境雖然未極故至乎三絶方造重玄也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
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
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診其
心閒而無事跰躚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
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
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
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
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

音贅項椎也句贅言其形如贅
骨二十四節贅言其形如贅
藏也跰躚病不能行皃拘今
攣曲之甚將者忍自此更甚
也翼
診音軫徐曰又徒顯反郭曰
叔結反陵亂也 首

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
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 首左者自無而後有也既有而後
有生死也莫逆於心心皆自忘而相契相
順也偉哉造物者言造化之大也拘拘者
病之狀也曲僂曲身貝發背癵也五管癵
之發處也頤下而隱於臍肩聳而高於頂
皆形容其病軀之狀句贅髮也指天露頂
也在耳二陰陽之氣不和而後成病故曰有

人間世云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注云會撮髮也五藏之
管皆屬於背曲則管向上也

養生主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注云縣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云云

珍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病爲憂也跰躠而曳行之自照于井而見其形嘆曰使我爲此拘拘者造物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潮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潮潮以之身化而爲鼠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跳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係著也苟爲物所著則不能自解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哀樂云莊子三十三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

文犁云彼何罪矣彼謂死也蓋去順之何罪於彼

病者妻子之犁云

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鑪我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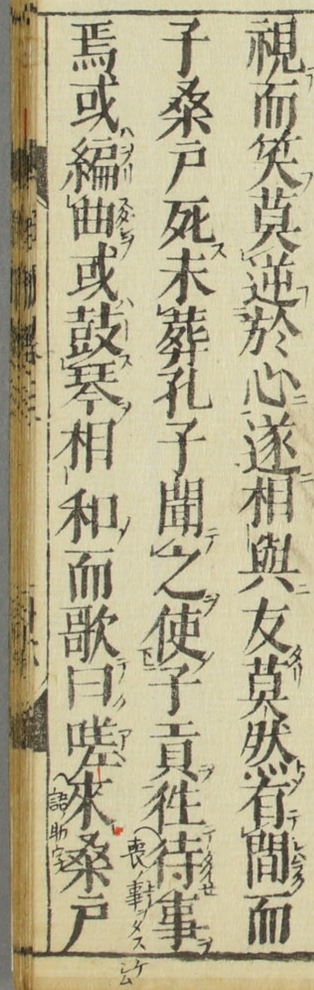
病重改之

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蘧然覺 曾子之勝質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爲此論又自豪傑叱咤者阿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憱驚也謂其無以異流而驚相將化之人鼠而虫臂二三至小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千株茅葦之論但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爲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賈誼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爲妖

賈誼服鳥賦天地爲爐造化爲工陰陽爲炭方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万化乎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乎何足以上拄搏化爲異物何足憂

日本紀鼈甲

疏云曲薄也或編薄織簾云音李云曲蠶薄



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然覺之狀也以生爲寄以死爲覺却下六字如此綰上二段眞文之奇鬼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 虛無自然 無心之意 無爲之意 無事之意 無心之意 無爲之意 無事之意 無心之意 無爲之意 無事之意

上面第四段之文

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
(以下別意) (自然) (嗟嘆之)
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
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 (相與以無)
心也相爲於無相爲而爲也猗挑倪
躍之意無一極無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
外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
所始不忘其所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
則此八字只是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
冲漠無有之貌有間有頃也往待事猶卜筮
原壤沐椁也編曲織薄也或編曲或鼓琴二
指孟子反子琴張而言也猗歌謳也嗟來
歌者發聲之詞也反其眞指役形役知
我猶爲人猗便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

普燈録曰慶元府鄮來圓禪師不知何許人僧
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上方唐解琬諸瑞塔銘初地金輿幸上方○隨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得到上方○李
勣詩云

金磬冷冷水南寺上方臺殿翠微連
檀弓下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
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其聞也者而遁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
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注沐浴也椁棺也
疏云斲木爲椁材木之文采似雕之
首執女手卷然言孔子手執
行容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
采異以此慨仲尼

一日在浮生此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
原壤貍首之本也莊子雖爲寓言而禮記所載
有此一等離世絕俗之學令人但云佛至
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此等
人不待學佛而後自有也

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哉郷行修而外其形
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
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丘遊方
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
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

疣今正疣 胡計切音換 癰疽之屬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
決瘍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
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
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
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脩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得方外方內猶今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既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內不相及而其使汝往弔之其

則陋矣與造化者爲人只是與造物者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一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贅天地間長物於我何有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其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芒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即自然也憒憒然自亂之貌而行禮徒自番勞此老子禮以蹈世之意觀者示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此道 子貢曰敢問其方 孔子曰

上面泉涸魚相與處於陸民之文

易繫辭下曰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注疏云質体卦兼始終之義也

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窮
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
魚相忘乎江湖(江湖ヲアルトモ不思江湖優游ノ)人相忘乎道術(ヲ)子貢曰敢
問畸人(奇妙ナル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也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
可解也謂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吾與汝
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
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濕不
若相忘於江湖之意窮池而養亦自以爲

給足言得水不夠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
量以爲生無事而生定無事無爲也畸人
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
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
所謂君子者有議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
蓋以禮樂法度皆非自然必強斫折
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此亦憤
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
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
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
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

郭注則簡握之簡也此注則簡易之簡也

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簡中道ノ一ヲリ簡スルナリ）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譬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言猶常也言其常怪之也言怪訝之久矣進於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爲已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爲萬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陰之是我之夢未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駭形者形之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駭異而其心閒而無事故曰無損心旦宅者也且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宅者暫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也此此是其欲簡而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隨此六字最

奇言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及隨泉以哭也此一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觀下句且字合良可笑也

吾寧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也相與吾之耳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往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斯乎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爲周乎周夢爲蝶乎之意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爲周乎周夢之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詮所謂驚定乃抵泪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戲笑於我此笑出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瞥上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寥天一只是造化字寥遠也參天之一即前所謂其好也一其之一也又倣名字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

文難云造適不及哭者適意而樂不暇及于笑也

泪詩妻卒陸我在驚定眾其淚

冀云無曈子日有曈子日瞽整碎也

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夫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雖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

錘紙勻主鑾切鍛器莊子鑪錘之間冥勻之端勻莊子義同一月鑪冶物之具勻會

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造物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助語也軹亦助語也奚來爲何必來也黥劓黥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逍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棲遲偃蹇逍遙無極彷徨塵垢之

外之意遥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奥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疏下文旨者瞽者之瞼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無莊者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鉗鑷乘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夫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嘆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整飭萬物而不可名以仁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義言無爲而爲自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

繫辭上注云万物用之以化故曰鼓万物也聖人雖体道以爲用未必全無以爲務故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功也

意長於上句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巧之目多如天左旋經星順天而不動日月五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岩水石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如百草群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宅曰復見曰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莊子之意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蓋莊子之意當時亦知顏子之為亞聖也坐忘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為高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為愛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

此篇第十五節文也

圓覺經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花之相亦不可得無智覺性有無俱遣是則名為淨覺隨順洪範聰作謀屢通聖注睿者通於微也聖者無不通也

而後萬物皆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即大通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一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往而生其心者與道為一則無好惡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字貪者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

疏趨卒疾也

音趨七住反崔云不花其聲備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匀會趣字注云行之速也又腎迫也或作趣

史記樂書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註南風育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此辭出尸子及家語

韓上宰相書情臨辭感不知所載

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月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說是奇絕恐其以飢而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窮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臨而其詞感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

郭注云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音應對之應

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求其爲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爲之然則使我至此極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刻子力命篇不及數矣

內篇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

文殊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不應殊曰善哉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氏其臥徐徐覺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聞而四以不知荅之即維摩經以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不言爲不二法門之名字多是虛言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鳥有能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卧徐徐安也其覺于天自得也或以已爲馬或以已爲牛皆道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始入於非人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篇以應帝王之意正在此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

玄云日中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也

疏神五社堰也

孟子滕文公下禹疏九河注
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
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
鉤盤曰鬲津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
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
(和名ハツカネツミ)
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肩吾先見日中始接輿故接
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
也以經式義度人者也 以已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
化之人也 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
順而化之也 欲以此治天下難矣 治外者言
負山也 鑿河即是蹈九河之類 治外者言
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
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 能其事者
盡此自然之事也 確乎斷乎也言其爲治
斷然如此所以莊子之意主於無爲故其說
深宂而避矰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縈今不能
行無爲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
猶不若二虫也 二虫鳥鼠也 神丘猶曰神
皐(古希ヨク名)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
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
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
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

奚久役心山名陽山之北陽崔之
殷陽地名司馬云役衆也言
何角遊也

異日莽渺輕虛狀壙埌猶廣
漠也泉法也崔本作爲

何帚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天根再三問治天下）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以爲天下爲問便非無爲而爲之道）

故以爲鄙人之問而彼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爲人者言厭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眹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壙埌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觕觕何放也注訓法字法亦放也以治天下之間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帚字崔氏作爲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冲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玄云姓陽名朱字子居

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名人又以心而明之以氣看此氣字便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爲天下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眞實語告之其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卮言之說如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寓已之說寓言則陽子居見老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

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忧心者也且（莫ヨコテ公用ナルトムン）也虎豹（刑ノゴトシテ役ヲトムン）

晚代設備之法也

之文來田橫担之便執鬻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一作偽人）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有人於此言有大名）

節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議論孔子鬻疾趨走捷疾也强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徹通也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蹝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不言用之爲王者事如此可不言刑徒也易更也言卒更也晉易之名必在有此語如漢所謂思慕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繫技術之人也此二等人皆易則勞其形技係則休其心言如此二等爲學身心俱勞是猶晉易技係而已休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狸狗能執狸與猿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雖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爲之學可以爲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賤之之辭也不自已即勿已也言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乎

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易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此二字平仄雖殊其義

漢惠帝紀曰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皆論爲鬼薪（鬼者鬼神之一也薪燒薪之一也古罪之輕者使之免死刑而守廟之祭祀烹燒之役云之鬼一也）

蓋卦象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

乾卦象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毛勻雲行雨施从去聲始致反

勻會支勻施字注云寬勻施智如惠也與也論語博施於民易德施普也又天施地生孟子施澤於民又毛氏曰化施設之施平聲施與之施並平去通用

論語泰伯篇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韓文十三新修滕王閣記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

壺子者列子之師也

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得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法華經方便品未得謂得未證謂證

圓覺經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

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仰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彼也　外ガリテ　又ナリ　閃窺通）

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乘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何得道乎固宇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安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亢高也自以其心道爲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
（相者）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
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
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
也地文者此猶禪家俯觀之名萌乎若生
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
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
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
以為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
之意杜德機亦是俯觀之名德機生意也
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

狀季咸遂以
為弗活矣
聲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季咸）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名
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
則露矣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
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
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
今脩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
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

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太沖莫勝亦觀名也太沖大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而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神巫以爲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九名此處三焉鯢桓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爲觀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桓信乎爲一觀流水信乎爲一觀止水信乎爲一觀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蠙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爲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爲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二節文章仲縮之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文粹已成不見其形已失不知所從

眞曰司馬云從入然無音類作第非

音衆音類象靡不窮之兒崔云猶逐伏也郭注變化類靡也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乎然應世變而動故相者無所指目云云

疏云類者故作靡者順從今會拉落合切摧也折也敗也汲測洽切收也取也獲也舉也引也又迄及切斂持也

子追之不及反以報盡子曰已滅矣已失（彼之走也）矣吾弗及已盡子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極）不知其誰何因以爲（ナニクトヲ不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已ニ滅已ニ失言不可見也）

（ナリ学ヲ）

（吾ヲ志ニ改）

妪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ナルヲ不知）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ナルヲ不知）

彫琢復樸（元貫）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乱）（サカイヲ立テ言別ス）一以是終（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爲之也彫琢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枝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哉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之意）

無爲名尸（ま）無爲謀府（ま）無爲事任（ま）無爲知主（ま）體盡無窮而遊無朕（ま）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ま）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

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爲而爲之事尸主也前言不以名爲主是爲善無近名也庶乎聚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爲謀府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身事自任故曰無爲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爲主故曰無爲知主心有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躰察也見也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躰盡無窮而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大之授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俠幻說覺

圓覺經說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心皆爲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趣衆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

老子經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註天雖不爭而万物莫得而勝之

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鷁爲有北方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爲有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爲非無有者也

亦復如一是絕之此一一句是有力處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傷故曰勝物而不傷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一應字文勢起伏皆中肯綮不奇險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鷁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鷁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無有竅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渾沌）

如此民只言聰明能爲事累故如此形容踏技體巧聰明則之說皆尋事也泥著泥著則爲疾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生目鼻舌皆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使如此說經但文亦奇矣○莊子三十三篇分爲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援篇頭兩字或三字爲名如學而爲政之例其書本無精麤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是故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處或以爲內篇之精外篇文麤不然也又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人間世最難處故以德充符繼之內德既充而物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爲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則可以爲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卦畫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大宗師之命

玄英疏引支道林說也今此注略其語而載之耳

後漢馮異傳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處機軸註機弩牙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

中庸第一章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終章引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注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蓋却粧撰儻忽渾沌一段乃緪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性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此看得破耳

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絶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 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 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郎叩已伯已伯又之門曰書編爺春秋讀得甚好其與郎友讀春秋詩汝汝年未有如此見解者已伯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兩日已伯巳丘丈與希逸言之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後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後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
枝指手有六指
本出於之本異本作不字非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後矣後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稱異附贅縣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乎形而後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也告子言仁義外而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滿街則俺以仁爲外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史魚名鰌字子魚衛靈公臣此二臣并稟性仁孝故舉之
跖姓揚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名翟亦宋人也爲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爲墨此二人並墨之徒

孟子盡心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間介然用之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今茅塞子之心矣

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乎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

纍音養目而推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雖朱明者也若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故曰多於聰意亦然耳以禮樂爲外物也本靜而跖於爲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

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九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

簧徒弔簧也氣鼓之而爲聲潛夫論簧前銳其致塞窌蛾有口舌之類

句會踏字注音喬舉足行高也企字注遣企切舉踵望也或作跂

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跂天下簧鼓以言語簧惑於人也鼓動之也以左而累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辯者之多言連綿不已纍無意味故以纍況結繩比之竄定猶言脩改也脩改其言句以爲辨故曰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敝勞也跬音企蹻跂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舉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者以爲非乎而楊墨之徒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

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

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人何其多憂也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爲駢雖枝而不爲跂雖長而不爲有餘雖短而不爲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跂則不自在看他連綴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噫同數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數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爲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爲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議倫之數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高自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貨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之駢枝雖皆爲病而不可離去之則

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目者半開其目也欲開而不開則其睡豪然故曰蒿目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行人也貪鬻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爲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何其糟雜也且失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人（二性字疑衍）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

禮記樂記煦育萬物注煦猶氣也以體曰煦以氣嘘之

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約膠漆皆修爲之戕賊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爲禮樂呴俞其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呴俞猶嘔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繚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繚而遊乎道德之間

說文𠂤禾聚下生秀从𠂤秀
音徐呂聚下揚生者謂禾聚
下播揚而生

糞作纏索纏索也
纏青墨索也綠綢也

爲哉使天下惑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爲騈枝者不爲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常出於自然而不肖人乃則爲正理誘與之皆自然而生者就生之物之所同者就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言也不可虧者眩古篤不可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繩繚自拘束也離性以爲仁義爲之不已則固泥約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掊仁義而談自然然亦有意無意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耳也

夫富貴者人之所以treat也貧賤者人之所以辭也其然豈其然邪自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齊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也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

亂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奉命爲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而易其性也在下人則殉利在君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家士人則殉天下殉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爲外物也以天下之目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並言以小拘大以下拘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其忘己傷性則一也此皆殉物之失也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

跖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氏之后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長而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肯嗣文王聞遂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爲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在蒲州東勝舊門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木森竦

玄云盜跖者柳下惠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爲巨盜故以盜爲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傳塞讀書二事之義惡不同而投鼠忌器之日傳塞猶今俗子也亦均比喻最佳挾策即執卷也

真云俞兒古善識味人也淮南子作申兒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薄而爲人主上食云黃帝時人一云齊人

日齒亦且齧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竝不知其賢否惟借此以立言耳此皆是其適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大以下之意也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也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伯夷是尚爲盜跖與伯夷是尚爲蹻儒也余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

皆莊字下一本有子字

馳驅說文乱馳也漢書音義云直馳曰馳乱馳曰驅音霧盡心上君子所性仁義礼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註四体不得言而意也

而下不敢爲僞之行也

參史子魚也名鰍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此非吾所善也曾子也善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一本藏經不適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語皆莊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在大遂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个彼字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驅於外則皆爲僞僞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註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註自能隨言意也

言行錄卷六

朱熹晦菴先生徽國文公字元晦閒自稱曰仲晦云○又曰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云云真錢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孰所見不合而罷

又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乎此道無由得明

又曰象山先生文安公字子靜云云貴溪有山形如象遂名曰象山貴溪象山象山先生與季兄復齋講學象山云云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學者皆傷眉瞬目自號存道深貫理學鄉江西二陸其學務本原不尚章句訓詁云云

陸九齡字子壽號復齋先生

言行錄外集

論語顏淵篇云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礼爲仁一日克己復礼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顏子之克己復礼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下一句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

復礼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顔淵曰請問其目家荅語一同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顔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脩身俟命之事也其曰爲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著力不得也先師當曰佛書最要證則易曉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是爲善無近名也下不敢爲造化之操是爲惡無近刑也道德雖不爲近名之事亦不爲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惡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脩身其戲侮荒誕夫子曾史伯夷祇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塘東劉叔平所作莊騷同工

養生主篇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史記莊子傳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註雖辭猶力教其辭包剽剥攻擊也洸洋音汪羊又音晃莊

循本曰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爲名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許宜反

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焉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靼（丁邑丁立二反 馬白色）有千里馬之死者十分二三矣飢之渴之
編之以皁棧馬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
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此段）

孟子自記之辭言見齊王之
子嘗然歎曰居移氣養移体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註居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
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
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
養不同而其氣体有異

歎馬頸草釋名歎嬰也喉下
稱嬰言纓絡之也

皁食牛馬器櫪牛馬皁

槽畜獸之食器文粹槽櫪曰皂木槽曰櫪

羈馬絢又馬銜外轡

纓馬鞅又馬大頸飾

在鞅下故曰前有橛飾之患馬則於人而
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
其與前言二十三後十分過半文字華窘如此
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
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皆持滿之）治陶
木匠人曰我善治（土木之）
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
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
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
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駱刻雒

馳驟整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爲能亦猶秦氏而下多以治天下爲務能也即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其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吾

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

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同德者得之於天者也同然也人之生也合

業其生或桃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放肆也純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云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運與此天放皆是莊子論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樸無心之意又就其

臥徐徐其覺于于自得帝王中翻出此一品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

東坡集十三異鵲詩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幺鳳集桐花是時鳥與鵲巢穀可游挈註有細羽之細禽人謂其如鳳名之曰幺鳳蜀有禽五色桐花時來集於桐上名曰桐花鳳志林云吾昔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蒲葵棗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穀可弋而獲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一到集其間此鳥毛羽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不畏人閒里見之以爲異事

李商隱書桐花鳳詩扇賦序云成都夾岷北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劉績霏雪錄云即東坡所謂綠毛幺鳳俗名倒掛者)

九車韻瑞云西蜀有桐花鳳似鳳而小人謂之倒掛子坡公梅詩倒掛綠毛幺鳳是也

人各隨其鄉而居自黔連蜀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群居深山大澤之間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嘗有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火時所居書室鳥鵲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頗與此更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舊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也無欲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更無此等法也今及至聖人之文更

文粹書儀平象以飾禮

上銳下方曰硜半圭曰璋

結反下悉結反爲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圭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警警勉強而行之貌跼跼行立不安之貌滇漫郎汗漫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合

離婁篇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作辨向音槩是也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响
能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絕其文亦奇妙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標刻木而爲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玉不琢不成器故曰自然也莊子以禮樂爲歸世故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之言斯二者樂斯二者以爲外物矣文采鬱五名六律鬱五聲皆是用人人九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也

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蹄馬知已此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衔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

馬之顙廣而突起也

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介胥相鄰相磨也相靡相摩踪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衡扼直七之物扼軛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睥睨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衡扼也不受衡扼之狀說話也曼突也不受轡勒而相抵觸潛竊也說計也竊潛地也說計以入衛譽皆是譽驚不受調服故衛譽之賞計較也與人訓敖者同盜馬之知至於放敖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衛譽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闉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爲此於如此也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修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跂高擧而提起之意踶跂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此馬之說衡轡也也

扁海左曰存貌與貌邪視也

趍敬也突觸也

國語章郭彦肯孔子發憤於舊史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據意亦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說魯悼宣伯之誅邾國成敗嘉言陰陽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前漢藝文志評林首書況津曰異哉李氏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旋猶其英華作春秋內傳草稿其存牾人共傳之號國語謂之外傳始非仲尼本意或詞多枝葉事文類聚左氏失明厥有國語

莊子扁齋口義卷之三終